

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春霄^{1,2}, 贾金荣^{1*}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5)

摘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都表明我国各省区金融排斥程度状况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为研究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人文地理等三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相关统计数据 and Tobit 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受地区工业化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住房拥有状况、信息技术水平、地理特征、居民的教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显著。根据计量结果,文章提出了要破解金融排斥难题需要促进各地经济发展,政策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提高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政策启示。

关键词: 金融排斥; 影响因素; 省际差异; Tob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07(2014)02-0120-08

引言

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 问题是当前世界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的共同难题,自 90 年代由英国学者 Leyshon 和 Thrift 首次提出后,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金融排斥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本文将金融排斥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普及程度、可得性、可使用性、可负担度较低等原因,使人们在获取和使用所在社会阶层正常生活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一种状态。金融排斥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1],这对一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不利影响,因此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破解金融排斥,如英国政府依靠出资设立“儿童信托基金 (Child Trust Funds)”、“储蓄门户 (Saving Gateway) 计划”等方式帮助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享受金融服务,并依托其他金融伙伴关系拓展金融服务通道,进一步破解金融排斥^[2];美国通过制订社区再投资法,鼓励金融服务产品创新等方式促进了金融服

务的可获得性,以破解金融排斥^[3];澳大利亚通过推广小额信贷计划,采取措施降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等方式破解金融排斥^[4]。

王修华^[5]、田霖^[6]、李春霄^[7]等人的研究都认为我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且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较大,这已经被专家学者们所证实。由于我国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相对城市就显得更为突出。金融排斥的存在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都具有不利影响^[8,9]。因此,破解金融排斥难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制定对偏远地区新设农村金融机构费用补贴等办法,确保 3 年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的乡镇”,表明国家已经重视并试图消除金融排斥^[7]。在金融排斥程度存在较大省际差异的大背景下,了解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对于针对各省区有的放矢采取相应破解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

② 收稿日期: 2012-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8BJL011)

作者简介: 李春霄 (1985—),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 通讯作者

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Devlin 对英国的金融排斥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排斥受性别、社会阶层、年龄、家庭状态、家庭收入、种族、地域、受教育水平、就业状态、家庭成员、住房拥有状况、活期存款账户等因素的影响^[10]。田霖在分析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时,认为金融排斥是需求引致、供给诱导和社会环境影响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其在构建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时,用收入、年龄、教育、种族、住房拥有状况、不悦的金融借贷经历、心理因素等金融需求主体的特征来表示需求引致因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用产品的多样性、金融基础设施、地理便利性、市场营销策略、价格水平等表示供给诱导因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金融排斥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则用人口统计的变化、收入差距、劳动力的结构变动、社会支持、市场化程度等表示。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收入、教育等各要素对城、乡金融系统的作用渠道及影响强度是不同的^[11]。徐少君和金雪军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对农户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构建的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体系包括收入、社会阶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雇佣状态、家庭状态、种族、家庭成员数、住房拥有状态、所处地区等指标。实证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受教育程度对金融排斥中的储蓄排斥、贷款排斥、保险排斥等具有显著的负作用,家庭规模对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户主年龄、就业状态、耕地面积等因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较小^[12]。李涛和王志芳等基于 2007 年对我国 15 个城市的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种族、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会对其受金融排斥状况产生影响;居民的收入、家庭资产、家庭负债、信贷约束等经济财富特征也会影响其受金融排斥的状况;而居民的信任度、乐观度、风险态度、社会互助程度等因素同样也会对其受金融排斥的状况产生影响,通过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居民在储蓄、基金、保险、贷款等不同金融服务中的受排斥状况有不同的影响因素^[13]。王伟和田杰等

对我国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研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时,他们构建了民族差异、地理特征、各省份人口年龄构成、人均收入、就业状况、金融知识、商业文化环境等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运用 Tobit 模型对各指标对金融排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地理特征、人均收入和商业文化环境等^[14]。

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来看,多数文献都是在微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某一群体受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较少有文献从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从微观层面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从微观的视角考察某一群体受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指向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这一群体居民的个人特征各不相同,从微观层面考察居民受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采取措施破解金融排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政府和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居民个人,因此不能创造一个破解金融排斥的宏观环境,这就限制了破解措施作用的发挥。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对宏观的研究,对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针对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的采取不同的破解措施,并进一步创造破解金融排斥的宏观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势,这对从根本上破解金融排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套相对完整的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

笔者在《当代经济科学》2012 年第 2 期上发表《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研究——基于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与测算》一文。该文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构建了金融排斥指数的测度模型和方法,确定了衡量金融排斥程度的金融服务的深度、金融服务的可得度、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和金融服务的可负担度等四个维度和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 2010 年银行业金融服务的有关数据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排斥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本文使用这一测度结果来表示我国各省区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

表 1 我国各省区的金融排斥程度

地区	金融排斥程度	地区	金融排斥程度	地区	金融排斥程度
北京	0.005	湖北	0.689	甘肃	0.825
上海	0.048	辽宁	0.698	宁夏	0.842
天津	0.256	浙江	0.702	山东	0.862
广东	0.520	山西	0.716	吉林	0.875
重庆	0.594	四川	0.735	江西	0.877
青海	0.629	陕西	0.768	河北	0.882
海南	0.633	福建	0.781	河南	0.905
新疆	0.650	广西	0.796	黑龙江	0.962
西藏	0.652	安徽	0.804	内蒙古	0.965
江苏	0.658	湖南	0.809		
云南	0.683	贵州	0.816		

资料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2 年第 2 期《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研究—基于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与测算》一文

三、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受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农业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地区就业状况、城市化水平、信息化水平等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还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居民受教育水平、民族构成、地理位置等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因此,为更好地区分这些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本文把影响金融排斥程度的指标体系确定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等三大指标体系。

(一)经济因素

冉茂盛等^[15]的研究指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带动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对其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对区域金融排斥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农业化水平、工商业化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经济的运行状况对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6],经济发展速度是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表现,可以反映区域发展的宏观环境,根据经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则需要的金融支持就越多,这个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就应该相对较低。一个地区的商业文化环境为其金融创新和服务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14],一般认为一个地区的农业化水平越高,其工商业化水平越低,同时商业文化环境也越差,金融创新和服务也会相对较少,金融排斥程度也会相对越高,反之,

金融排斥程度相对越低。收入水平对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影响^[17],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越高,金融排斥程度会越低。

(二)社会因素

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地区就业状况、城市化水平、居民住房拥有状况、信息技术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对地区金融排斥程度也具有一定影响。王伟和田杰等^[14]认为就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导致金融排斥程度的动态变化,因此就业状况对金融排斥程度可能具有一定影响,一个地区的就业状况较好,意味着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则金融排斥程度就会较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18],如果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农村居民所占的比重较低,则该地区居民的医疗、养老等水平较高,金融排斥程度可能会较低。住房拥有状况是预测是否有金融排斥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1]^[44],居民的住房拥有状况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居民住房拥有量和购买量较多则意味着居民在购房时需要的金融支持就越多,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较低。居民家庭是否安装电话、使用网络等,将直接影响使用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问题^[12],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一个地区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对其金融排斥程度也具有重要影响,地区信息技术水平越高,则其金融排斥程度可能越低。

(三)人文地理因素

区域民族构成、地理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居民受教育水平等人文地理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也具有重

要影响。田霖^[11]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收入较低,金融排斥也往往比较严重,因此一个地区是否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能会对其金融排斥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王伟和田杰^[14]以及田霖^[11]的研究都认为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对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也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地理位置的不同可能对各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产生影响,一般认为,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环境相对恶劣,其金融排斥程度可能相对较高,中部次之,东部较低。Hogarth &. O’ Donnell^[19]的研究发现,儿童和老人可能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因此,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如果儿童或者老人过多,这可能会增大地区金融排斥的程度。人力资本是影响金

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越高,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16],而居民受教育水平是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体现,居民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其金融知识的多少和金融产品的接纳能力的高低,因此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可能会越低,反之则会越高。

四、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

为衡量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确定了实证研究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2。

表 2 主要衡量指标及其含义

因素	指标	符号	指标含义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速度	gdp	GDP 增长率
	农业化水平	agr	农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
	工商业化水平	com	各地区的私营企业户数
	收入水平	uin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in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社会因素	就业状况	employ	就业人口数比总人口数
	城市化水平	urban	城市化率
	住房拥有状况	house	商品房销售额
	信息技术水平	rcom	农村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
		ucom	城镇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
人文地理因素	民族构成	nat	引入虚拟变量,将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广西五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设为 1,其他地区设为 0
		east	引入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地区属于东部地区则赋值为 1,不属于东部地区则赋值为 0
	地理特征	west	引入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地区属于西部地区则赋值为 1,不属于西部地区则赋值为 0
	人口年龄结构	age	扣除 0~14 岁儿童和 65 岁以上老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edu	各地区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的总人口的比例

(二)研究方法

Tobit 模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Tobin 在研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时于 1958 年提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这个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因变量都大于或者小于某个确定值,所以又被称为截断回归模型(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Tobit 模型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验证。由于 Tobit 模型的因变量是截断数据,不适合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但可以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并得到一致估计量。本文确定的金融排斥程度是 0~1 之间的截断数值,符合 Tobit 模型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选择 Tobit 模型对我国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并设定以下模型的表达式:

$$ife^* = \beta_i X_i + \epsilon \quad \epsilon \sim N(0, \sigma^2) \quad i = 1, 2, \dots, n$$
$$ife = \begin{cases} ife^* & \text{if } 0 \leq ife^* \leq 1 \\ 0 & \text{otherwise} \end{cases}$$

模型中,ife 表示各省金融排斥程度,ife* 是 ife 的潜变量,X_i 是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β_i 是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ε 是随机扰动项,服从零均值,同方差,零协方差的正态分布。

(三)实证结果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由于本文的样本量为 31 个,而本文确定的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较

多,不适合将所有指标同时引入模型中做回归分析,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本文利用 Eviews 计量软件对经济、社会、人文地理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进行单独计量分析。

1. 经济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分析。为

消除数据的量纲对模型拟合的影响,本文先将各地区私营企业户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对数变换,然后连同 GDP 增长率、农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代入回归模型,得到计量结果,见表 3。

表 3 经济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i>c</i>	9.219 604	2.196 955	4.196 538	0.000 0
<i>gdp</i>	0.005 897	0.015 586	0.378 326	0.705 2
<i>agr</i>	-0.005 740	0.740 508	-0.007 751	0.993 8
<i>log(com)</i>	0.085 537	0.033 939	2.520 316	0.011 7**
<i>log(uin)</i>	-0.858 488	0.316 650	-2.711 157	0.006 7***
<i>log(rin)</i>	-0.052 431	0.189 928	-0.276 056	0.782 5
<i>R</i> ²	0.587 254	Log likelihood		15.825 18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通过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私营企业的户数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具有显著的影响,且系数为正,说明各地区私营企业的户数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正向的影响。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0 年我国各省区的私营企业户数差异较大,其中江苏省达到了 104.81 万户,而西藏仅为 0.73 万户,同时 2010 年江苏省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 11 462 个,而西藏仅有 617 个。虽然一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户数较多,其所在地区配置的金融机构网点也较多,但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是有限的,随着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多,金融需求也会增多,金融机构在选择金融服务对象时的选择性也会增加,使得有些效益较差、安全性较低或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很难获取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引起金融排斥程度的提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系数为负,说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负作用。李小建等^[20]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一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很大一部分金融机构的布局产生影响,一个地区的收入越低,往往金融机构就会越少。因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数量,并通过金融机构的数量对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产生影响。但是,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应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不大。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城市

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金融的发展^[21],且农村金融市场形态低级,割据明显^[22],这些因素使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可能使得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不明显。

GDP 增长率和农业总产值占总 GDP 的比重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的地区差异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不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 年我国各省区 GDP 增长率都达到了 10%以上,而且往往是增长较快的地区,增长基数较小,而增长较慢的地区,其增长基数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GDP 增长率的地区差异,使得 GDP 增长率的地区差异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不显著。虽然我国一直强调和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在工商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农业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且地区间的差异不大,加上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可能使得农业总产值占地区 GDP 的比重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不明显。

2. 社会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分析。为消除量纲影响,本文同样对各地区的商品房销售额、农村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和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进行对数变换。然后把确定的 5 个变量代入回归模型,得到计量结果,见表 4。通过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地区城市化水平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在 1%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城市化水平对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其中 2010 年上海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了 88.60%,而西藏仅为 23.79%。各省的

城市化水平代表其城乡人口所占的比重,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拉大的大背景下,城乡在金融需求满足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地区城市化水平对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会产生影响。

表 4 社会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i>c</i>	2.683 098	0.432 093	6.209 531	0.000 0
<i>employ</i>	−0.365 472	0.290 257	−1.259 133	0.208 0
<i>urban</i>	−1.497 241	0.282 959	−5.291 374	0.000 0***
<i>log(house)</i>	0.072 891	0.025 222	2.889 912	0.003 9***
<i>log(rcom)</i>	0.091 699	0.039 835	2.302 006	0.021 3**
<i>log(ucom)</i>	−0.416 905	0.138 477	−3.010 646	0.002 6***
<i>R</i> ²	0.770 643	Log likelihood		24.654 16

注：* * 和 * * * 分别表示在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商品房销售额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也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说明商品房销售额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正向的影响。虽然一个地区商品房销售额与这个地区的商品房价格密切相关,但我国各省区的商品房销售额的绝对值就具有很大差异,2010 年江苏省商品房销售额为 5 540.32 亿元,而同期西藏的商品房销售额仅为 5.58 亿元,二省相差近千倍。商品房销售额对金融排斥具有正向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其原因可以得出,由于当前我国商品房买卖贷款的收益率较高,金融机构提供涉及商品房买卖的金融服务的积极性较高,而金融机构的资金和人员是有限的,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向了商品房买卖领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金融服务的提供能力,进而使得其他金融服务可得度降低,金融排斥程度提高。

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和农村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分别通过了 1%和 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地区居民家庭的电脑拥有量对地区金融排斥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也预示着一个地区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与其金融排斥程度密切相关。城乡居民的家庭的电脑拥有量省际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其中,

2010 年上海城镇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为 128.19 台,而西藏同期仅为 39.08 台;2010 年上海农村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为 59.83 台,而西藏仅为 0.21 台;各地区内部的城乡居民家庭的电脑拥有量也有较大差异。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城镇家庭电脑拥有量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负向的影响,而农村家庭电脑拥有量并没有对消除金融排斥产生负向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的产品与服务最主要还集中在存款、贷款等初级产品方面,农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居民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作用不大。

各地区的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对金融排斥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影响。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0 年我国各省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差异并不大,都在 55%左右,使其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不大。

3. 人文地理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分析。将确定的表示民族构成、地理特征、人口年龄构成、居民受教育水平的五个变量代入回归模型,可以得到这人文地理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影响的结果,见表 5。

表 5 人文因素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i>c</i>	−0.014 559	0.583 242	−0.024 963	0.980 1
<i>nat</i>	0.080 321	0.063 654	1.261 838	0.207 0
<i>east</i>	−0.127 603	0.053 597	−2.380 794	0.017 3**
<i>west</i>	−0.085 231	0.058 628	−1.453 754	0.146 0
<i>age</i>	0.015 700	0.008 192	1.916 425	0.055 3*
<i>edu</i>	−4.092 871	0.581 977	−7.032 696	0.000 0***
<i>R</i> ²	0.778 693	Log likelihood		24.848 48

注：* , * * 和 *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特征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东部地区特征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收入水平较高,同时金融服务业也相对发达,使得东部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较低。值得指出的是,西部地区特征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除东部地区特征外,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特征对金融排斥省际差异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等方面较大,而西部与中部之间的差距较小造成的。

居民受教育水平的省际差异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说明各省的居民受教育水平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明显的负影响。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0 年北京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重为 31.5%,而西藏同期为 5.5%,差异较大。高学历人口比重较高意味着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金融知识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降低金融排斥程度。

各省区的人口年龄构成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通过了 10% 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年龄构成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从其系数为正,可以得出其对金融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具有正向的影响。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发达省份的扣除 0~14 岁儿童和 65 岁以上老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较高,而中西部省份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非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所占的比重高,增加了社会的经济活动,从而增加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14],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使金融排斥程度增大。

民族构成特征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金融排斥程度的影响不大。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政策上对民族地区予以倾斜,近年来民族地区发展较快,与其他地区已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因此民族地区特征对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为分析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从宏观的角度根据经济、社会、人文等三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相关统计数

据 Tobit 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因素中地区私营企业的户数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地区私营企业的户数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正向的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金融排斥具有负向的影响;社会因素中地区城市化水平、商品房销售额、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农村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商品房销售额与农村每百户家庭的电脑拥有量对金融排斥具有正向的影响,城市化率和城镇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负向的影响;人文地理因素中东部地区特征、大专以上学历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各省区人口年龄构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东部地区特征和大专以上学历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负向的影响,而人口年龄构成对金融排斥程度具有正向的影响。除以上指标外,本文构建的其他指标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计量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主要受地区的工商业化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住房拥有状况、信息技术水平、地理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1)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是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的重中之重。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而可以增加金融产品的可得度,破解金融排斥。(2)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金融排斥难题的破解,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促进中西部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3)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合理流动,有利于金融排斥的破解。(4)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对于破解金融排斥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In or Out? Financial Exclusion: a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Review[R]. London: FSA, Consumer Research Paper 3, 2000.
- [2] 王志军. 金融排斥: 英国的经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2): 64-82.
- [3] 谢欣. 金融排斥: 英国和美国的经验[J]. 银行家, 2010(7): 116-119.
- [4]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Measuring Financial Exclusion in Australia[R]. Melbourne: 2011.
- [5] 王修华, 马柯, 王翔. 关于我国金融排斥状况的评价

- [J]. 理论探索, 2009(5): 68-72.
- [6] 田霖. 我国金融排除空间差异的影响要素分析[J]. 财经研究, 2007(4): 107-119.
- [7] 李春霄, 贾金荣. 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研究——基于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与测算[J]. 当代经济科学, 2012(2): 9-15.
- [8] 田杰, 陶建平. 农村金融排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我国 1578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 2011(5): 56-64.
- [9] 田杰, 陶建平. 农村金融密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我国 1578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经纬, 2012(1): 108-111.
- [10] James F Devlin. A Detailed Stud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UK[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05(28): 75-108.
- [11] 田霖. 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2): 36-45.
- [12] 徐少君, 金雪军. 农户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6): 62-72.
- [13] 李涛, 王志芳, 王海港, 等. 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 经济研究, 2010(7): 15-30.
- [14] 王伟, 田杰, 李鹏. 我国金融排除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南金融, 2011(3): 14-17.
- [15] 冉茂盛, 张宗益, 冯军.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J]. 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2(3): 123-129.
- [16] 刘同山.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J]. 金融与经济, 2011(7): 33-35.
- [17] Kempson E, Whyley C. Kept In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M]. Bristol: Policy Press, 1999: 4-7.
- [18] 刘俊杰, 王海洋. 农村区域金融发展: 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J]. 开放研究, 2009(6): 88-91.
- [19] Hogarth J M, K H O'Donnell. Being ac-countable; a Descriptive Study of Unbanked Households in the US [M]//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Education, 1997: 58-67.
- [20] 李小建, 周雄飞, 卫春江, 等. 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系统变化: 以河南省为例[J]. 地理学报, 2006(4): 414-424.
- [21] 王梦遥. 农村金融形式分析与对策[J]. 开发研究, 2009(2): 50-53.
- [22] 乔桂明. 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变革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2(4): 16-21.

Factors Affecting Provincial Variation of Extent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China

LI Chun-xiao^{1,2}, JIA Jin-ro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extent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vary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 To examine the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is variation,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economic, social and humane factors are considered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s. Tobit model i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factors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using provincial data.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household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urbanization degree, housing owne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commerce affect significantly the extent of financial exclus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paper giv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inancial exclusion, such as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ing preferential policy to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nhancing urbanization degree and promoting residents education level.

Key words: financial exclusion; determinant factors; provincial variation; Tobit model